

景廷宾起义史料汇编

广宗文史资料专集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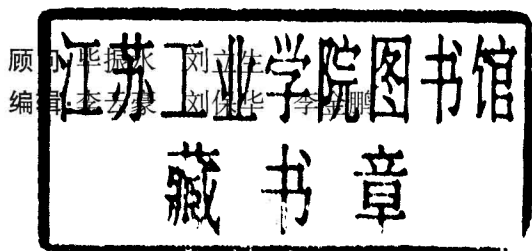


主编 李云豪
刘保华
李金鹏

中国文史出版社

景廷宾起义史料汇编

广宗文史资料专集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宗县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景廷宾起义史料汇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宗县委员会 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 12
(东方国韵)
ISBN 978-7-5034-1972-0

I. 景… II. 中… III. 人物传记-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0858 号

景廷宾起义史料汇编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刷装订: 济南长清灵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制作: 海东文化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625 字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序 一

苏位智

值此景廷宾“扫清灭洋”起义 105 周年之际,由李云豪、刘保华、李金鹏合编的《景廷宾起义史料汇编》结集出版了,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感动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作为此书的近缘读者,我先睹为快。这部书传承着燕赵学人严谨朴实且勇于拓新的优良作风,镌刻着地方历史与国家历史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鲜明印记。掩卷沉思,其尤可称者至少有以下数端。

其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这里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并非虚套之言,而是蕴涵着真切切的史实。李云豪先生在本书“后记”中对景廷宾起义 100 年来的调查和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提出此书是第三个阶段景廷宾起义 100 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的延续和深入。我同意此说,鉴于他对三个阶段的过程和划分已说得很清楚,故不重述,仅就《汇编》学术内容方面略陈己见。

本书史料的收录范围涉及奏折谕旨、报纸报道评论、信札、碑文、方志书籍载录、民间调查、鼓词七部分,虽不能说是无一缺漏,但可以称之为迄今为止该课题史料之集大成。对成功而言,设计和努力同等重要。本书的设计是对前期调查、研究的继承和完善,本书的努力是对前期调查、研究的丰富和突破。比如,鼓词《大战编悦桥》的作者赵老朋是景廷宾的同辈人,鼓词创作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民间演唱多年,1959年,一有心人在说书老艺人晚年以口唱笔记的形式把它抢救记录了下来,1984年由本书编者之一刘保华所得。民间调查方面,张文照先生完成于1958年;刘保华先生开始于1981年,坚持20多年。李金鹏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筹备赵三多纪念馆过程中搜集整理了景廷宾起义的档案资料和碑刻史料。特别是奏折谕旨档案史料和当时报刊媒体史料,虽然100年来也有人使用过,但由于秘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南京、上海等图书馆,查找和使用极不方便。2002年景廷宾起义100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之后,对这些珍贵史料比较系统完整的整理和出版,使整个起义的史料更臻于完善。

其二,立足本土,关联国史。

每一个县乡的历史都是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是一个县乡的历史能上升到国家正史的内容并不多见,至于涉及世界之事则更为罕鲜。这一点,广宗县景廷宾起义达到了。

做到为编写本县史志备齐资料已实属不易,然而要做到让国内外学者研究某一课题必读县乡精英所编之书则尤为不易。这一点,《景廷宾起义史料汇编》做到了。

景廷宾起义发生在清末直隶顺德府(今邢台市)广宗县,它不仅其本土历史的重大事件,更是其本土人民的自豪与骄傲,景廷宾故居列入了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电影剧本《景廷宾》已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摄制许可证书。对于这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源,应很好地珍惜它,理清它,宣传它,这一点,广宗县的仁人志士做到了。

景廷宾起义发生在1902年,处于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两大事件之间。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但是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史实却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事实证明,要搞清楚景廷宾起义这样既是本土又涉及全局的历史问题,光靠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单独研究力量和有

限的档案、报刊资料是不够的,必须有本土兼职研究力量的参与和本土田野资料的发掘。同时,本土兼职研究力量也必须取得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专职研究力量的认可、指导和支持。两者只有形成互动,才能相辅相成。《景廷宾起义史料汇编》的正式出版,可以说是两者互动、相成的结晶和范例。

《汇编》是由李云豪、刘保华、李金鹏为代表的邢台市广宗、威县兼职研究人员完成的,然而它也确实与全国有关专家学者多年的指导和支持密不可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后记”中已有说明,不过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义和团研究会的多任学会领导。在此不讨论景廷宾起义是否是义和团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但建国以后有关景廷宾起义的调查和研究一直受义和团运动调查和研究的融合和推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90年在济南举行义和团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李文海为会长,路遥、陈振江为副会长的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组织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到当时尚未对外开放的广宗县景廷宾故居、墓地进行学术专察,并观摩了梅花拳大型表演。1996年吸收广宗县“景廷宾‘扫清灭洋’起义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为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的会员,而后多次邀请他们参加有关学术讨论会。对于2002年在广宗召开的“景廷宾起义100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积极倡导并参与,功不可没。其一,路遥顾问、黎仁凯(已故)和苏位智副会长、刘天路秘书长等在筹备会议,特别是与广宗县、邢台市、河北省有关领导的沟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二,有40多位会员参加讨论会并提供论文,陈振江会长发表“简论景廷宾起义的历史定位”的主旨演讲。其三,为在景廷宾故居竖立景廷宾起义100周年纪念碑,李文海顾问代表中国史学会,程献副会长代表中国义和团研究会撰写碑文,几易其稿。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理事长会议专门讨论此碑文。其四,黎仁凯副会长全程参与其论文集的主编工作。

李云豪、刘保华、李金鹏是邢台市广宗、威县兼职研究人员的

杰出代表,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在做好各自本职工作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参与本土历史的调研,为景廷宾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史的调查和研究作出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他们的史学素养、敬业精神和科研成果早就得到诸多史学前辈的认可和肯定,而《汇编》仅是他们的丰硕成果之一。他们如同其所调研的景廷宾、赵三多一样,也是河北、邢台、广宗与威县的优秀儿子!

其三,研究历史,服务当代。

《景廷宾起义史料汇编》的出版与之前“景廷宾起义 100 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的召开都是广宗县文化建设的大事,它为广宗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增加了不可估量的“软实力”,创造出在经济欠发达县市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成功经验。在此,对广宗县、邢台市各大班子领导对景廷宾起义调查与研究的长期支持再次表示由衷地敬佩和感谢!有感于党和国家对文化建设和发展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衷心祝愿广宗、邢台在发扬自己特色文化产业方面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当然,《景廷宾起义史料汇编》成于众人之手,而且受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不可能没有缺点,也不可能没有遗漏。比如档案类、报纸类的调查范围还应扩大,时间跨度也应拓展。天津《直报》、《顺天时报》、《天津日日新闻》等京津报纸未查到原件非常遗憾。另外李云豪先生在“后记”中提出景廷宾起义失败后其余部转战河南、山西 10 余年,具体情况尚待进一步调查清楚。其实,起义之前的调查时间也应当前移,“扫清灭洋”口号的提出不是景廷宾起义的首创,它存在一个发展过程。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汇编》的出版绝不是景廷宾起义调研工作的终结,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同时也可以肯定地说,瑕不掩瑜,《景廷宾起义史料汇编》是一部优秀之作,是一部研究此课题者的必读之书。

2007 年 4 月于山东大学

序 二

崔宝玉

(一)冀南“民情素号刁强”、“民情强悍”吗？否。他们性本善良，忠厚老实，迁事一忍再忍，渴望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不得。他们头上并没长着魏延式的“反骨”，也并不爱好“造反”。

袁世凯在《奏报广宗县武举景廷宾抗摊赔款迎击官兵情形折》中说：“窃查直隶东南边境各属，与山东西北毗连，民情素号刁强，盗贼尤为充斥，动辄聚众，治理綦难。”在《奏报景廷宾竖旗建号暨遣兵剿办情形折》中又说：“臣查直隶南境各属，民情强悍，盗贼素藩，巨鹿昔为黄巾起义之区，威县又为拳匪啸聚之藪，近自兵燹以后，民心浮动，更易纠约，而景廷宾者以桀骜之资，挟叵测之志，行险侥幸，屡蹈大谬。”事情果真如此吗？非也。

就以景廷宾为例。如1902年5月15日的《新闻报》就披露说：“景廷宾本广宗武举，富而好义，每逢歉岁，即赈贷于乡里，并有人代合邑完纳贡赋之事。庚子匪乱，景常劝诫乡人，不准皆学拳法，是以该处教堂教民皆未受害。本年正月，因摊赔款，邑众以本境教民教堂秋毫无犯，不愿受赔款之累，赴县滋闹，经景开导，解散。衙中以彼呼应极灵，复勒令景某出头，派民摊款，至又激成众怒。”1902年5月13日《中外日报》说得更明白：“按广宗之乱，推其源起盖有三端，曰：摊派过甚，民不堪命；曰：州县藉端勒索，足以激公忿；曰：民教积忿既久，足以肇巨衅而已。”“其何以昔人催科之严急者，曰敲骨吸髓，至此盖直已无骨可敲，无髓可吸，有不逼之

使乱者乎？”“起事之初，不过广宗一县，继而邢台、巨鹿、唐山（尧山）、内邱、新河、平乡等县之百姓亦皆闻风回应，攘臂而起。盖亦怨毒太深，民心愤极所致也。”上海《申报》也持此说，恕不一一赘述。

从多份奏折及当时新闻舆论等原始史料来看，景廷宾（1861—1902）根本不是草莽英雄，不是“山大王”，而是一位主持公道、坚持正义、同情贫弱、乐善好施、济苦救贫、敢于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谦谦君子。他领导抗“洋捐”和“扫清灭洋”，实乃广宗县令魏祖德贪婪弄权、官逼民反的结果。他既不“刁强”，也不“强悍”。他更不是桀骜不驯、心怀叵测之徒！他真的“慷慨好义，最喜施舍，每逢年岁歉收，即赈贷于邻里乡党。”连袁世凯也承认景廷宾“得众”，“为乡里所敬。”他头上既没长着“反骨”，也不爱好“造反”。

（二）现在收集史料、研究农民起义，是不合时宜吗？否。恰恰相反，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大借鉴意义。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找出谁是历史麻烦制造者。其次，更要高度重视和及时解决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有效化解社会基层矛盾。

酿成景廷宾起义的罪魁祸首、最大最关键最直接的麻烦制造者就是广宗新任县令魏祖德。1902年5月24日《申报》在《民变有由》中揭露说：广宗“某大令”在任冀州衡水县令时，就“派加地丁”，对“不遵者慑以兵威。”到广宗上任后，“以前法勒加捐数”。1901年，广宗原知县王宇钧和传教士议定由广宗人民负担教案赔款京钱2万吊，后将“洋差”减免至7000吊。新任知县魏祖德乘机敲诈勒索，竟严令各村每亩交京钱40文，妄图多搜刮1.6万吊中饱私囊，引起全县绅民公愤。旋由顺德知府如松与景廷宾协调，将每亩40文减为14文或谷子2合，不足部分则由如松自己捐廉补齐。景廷宾等人本已同意，并停止对抗。但魏祖德故意扩大事态，无理强迫景廷宾一人承担全县摊赔之款，并秘密呈报直隶总督

袁世凯派兵镇压,遂将本来可以平息的民事激化为民变。正是魏祖德“张大其事”,诡称景廷宾聚众抗拒,申报总督派人弹压。史料清楚地表明:魏祖德就是“麻烦制造者”,是他一手酿成直隶、山东、河南3省24县16万人的大起义。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反腐就要严惩贪官恶吏,决不能手软。其次,要高度重视和及时解决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可惜当时的顺德知府如松未能扑火于未燃时。但如松的和解精神应当受到肯定和提倡。

(三)史料是建筑历史大楼的基础。有了实证,历史学家观察他的研究对象,才能像生物学家“观察昆虫蜕变那样”。《景廷宾起义史料汇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这一段“历史蜕变”的多面镜。

历史学家把文物、文献、口述资料或文化现象,都视为一种文本。史学家挖掘、整理史料,其实就是一种文本化。李云豪、刘保华、李金鹏诸先生怀着对历史的虔诚之心和敬畏之情,不辞辛苦,在史海中钩沉辑佚,探微校正,秉笔直录,如蚕食桑叶,积多年搜求斯有是编,功莫大焉。他们不局限于传统的经典,也包括了民间的口头记忆,才形成了一个研究景廷宾起义的系统资料库。因本书分七大项,也可谓是研究景廷宾起义的七面镜。史论也许与时俱进,而史料却是永不能更改的。这就是本编的不朽价值。城市浮躁,乡村务实。越是穷乡僻壤,越出饱学之士传世之作,诚为不易真理。本序就以李金鹏先生的《过东召诗》作结吧:

当年鏖战处,
古碣临北风。
偏悦桥下水,
犹作不平鸣。

2007年9月1日

编辑说明

1902年,由直隶广宗县武举人景廷宾领导的“扫清灭洋”起义,是义和团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辛亥革命的先声。这起震惊中外的民众起义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嚣张气焰,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压迫的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册《景廷宾起义史料汇编》是继2002年在广宗召开的“纪念景廷宾起义100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并出版论文集之后,广宗县政协和景廷宾起义研究会经过全面深入地搜集整理,融文献记录和民间口碑传述于一体的文史资料集,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景廷宾起义提供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原始资料。

史料的编辑分7部分:第一部分为奏折谕旨类,共收入奏折和上谕25篇,其中奏折19篇,大部分为太子少保·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所奏景廷宾抗摊赔款、迎击官兵、竖旗建号等内容;有江南道监察御史高润生惜民减赋折和请飭参办疏防酿变各官员折,有福建道监察御史王乃征请求严惩勒捐激变、惨杀冤滥折。这些奏折观点明确、言辞锐利,如大学士昆冈认为“景廷宾抗官击官兵实系袁世凯勒派赔款残民所致”,再如四品衔浙江道监察御史王金熔的奏折,矛头直指“擅捐者”广宗知县魏祖德,奏折指责:“夫派捐无罪,擅自派捐有罪。擅自派捐致物议沸腾,其罪小;物议沸腾,随聚众而作乱,其罪大。盖乱由于捐,捐由于擅,罪坐所由,则文武官弁之革职撤任,擅捐者累之;弁员新兵五十余人之遇

害,擅捐者酿之;三县地方数千万人被剿,因剿毙命,亦擅捐者激之。”奏折请求在魏祖德“业已革职”之后,进一步“按律治罪”。奏折中也有袁世凯对擅捐激变大篇幅的辩解。上谕共6篇,均是颁于袁世凯的,内容有擒获景廷宾、查明派捐激变、分别惩处疏防景廷宾聚事的文武官弁、缓征广宗、巨鹿两县的钱粮差徭等。从这些奏折和谕旨中,慈禧太后、袁世凯和部分臣属对景廷宾起义的惶恐及分歧可见一斑,也可从中看到起义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打击。奏折上谕按时间先后排序。第二部分为当时报纸的报道和评论。收集到6种报纸,共73篇新闻和评析文章。分别是《大公报》4篇,《新民丛报》3篇,《汇报》23篇,《申报》19篇,《中外日报》11篇,《新闻报》13篇。所载新闻除景廷宾起义、清政府弹压的动态外,还有分析起义缘由的评论文章,多数认为起义是由地方官吏擅捐激变。每种报纸的编辑按时间先后排序,在帝王纪年之后括号内注明公元时间。报道、评论内容同第一部分奏折上谕类似的,没有重复录用。奏折上谕和报道评论两部分的标点均为编者所加。第三部分是信札。信札分两类,一类是政府官员的信函,为直隶按察史周浩、直隶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给其上锋的信,共4封。一类是景廷宾的曾孙女婿张文照于1957年和1958年调查景廷宾起义有关情况时,景廷宾的侄子景绍先和侄孙景同德给他的4封回信。这两类函件反映出起义的方方面面。另外编入了一篇照会稿和两则电文。第四部分收集刊录了四通碑刻的碑文,碑文从不同角度印证了景廷宾起义的战斗历程,编者对碑文断句加了标点。第五部分是地方志和有关书籍的摘录,共搜集到23篇。省、市、县地方志的刊载11篇和9本书籍的叙述。另外,在这部分后边附录了发表在多种报刊文集上的文章题目索引,共59篇,以供参阅。第六部分的“民间调查”选录了张文照和起义副元帅刘永清的近支曾孙、广宗县志主编刘保华20多年的民间采风资料。张文照先生的调查归纳为9个方面,刘保华的访问选录了119人次的口述,分为

8个专题。翔实鲜活的口述史料,凝结着田野发掘者的辛勤。它是文字档案史料的互证和生动阐释,特别是一些档案史料没有的细节过程,其价值是文字史料不能及的。第七部分采录了鼓书词《大战徧悦桥》,鼓书说唱在当时冀南、晋南一带民间影响很大,可以说,广大民众是通过听鼓书了解景廷宾起义的。

为本书提供资料的除编者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张文照、景存玉教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吕坚先生、山东聊城大学历史学院赵树好教授、国家图书馆原工会常务副主席苏笑春、广宗早期县委书记李良田等。路遥先生提供了扉页景廷宾照片,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大学苏位智教授,河北邢台市政协崔宝玉主席作序,广宗政协王连卿同志打印校对,文史出版社的编辑,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对景廷宾起义史料的搜集和编辑,尽管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由于搜集的渠道、时间、经费等原因,总有挂一漏万的缺憾,加之编辑水平所限,读者不尽满意之处,祈望批评指正。

编者

2007年3月



（景廷宾在狱中）

此照片是法国传教士于1902年拍摄的。2001年6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1900年：义和团中国和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伦敦大学狄德满教授将翻拍照送予了我国参会代表山东大学路遥教授。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5)
编辑说明	(8)
一 奏折谕旨	(1)
二 报纸报道评论	(30)
三 信札	(69)
四 碑文	(84)
五 方志书籍载录	(88)
六 民间调查	(102)
七 鼓词《大战徧悦桥》	(224)
后 记	(258)

一 奏折谕旨

1. 袁世凯奏报广宗县武举景廷宾抗摊赔款迎击官兵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1902年3月17日)

太子少保·署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袁世凯跪奏,为武举聚众煽乱,不服劝谕,迎击官军,当经镇道各员缉办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直隶东南边境各属,与山东西北毗连,民情素号刁强,盗贼尤为充斥,动辄聚众,治理綦难。自拳匪肇乱以来,奸徒煽惑,纠合成风。去年秋间,因直境各邑议结教案,顺德府属广宗县,应摊捐赔款六千串,数本无多,各村皆允摊认,惟东召村武举景廷宾,素不安分,藉端聚抗。经道员袁大化驰往该县,督同知县魏祖德开导解释。乃景廷宾阳奉阴违,竟敢纠众列伍,屯聚城外,操演枪炮,自称阅边。应完钱粮,亦抗不交纳。该府县官吏百方劝谕,而梗顽愈甚,俨若树敌。

迨臣去冬到任后,以直境人心浮动,亟欲设法安辑,俾知向化,弭患无形。迭派正定镇总兵董履高、顺德府知府如松,率同印委各员,频往晓示,并将办理不善之知县魏祖德奏参革职,复将应摊捐项一律免除,由省另筹津贴,稍示体恤,以期感悟。乃附从良民多已解散,而该犯蓄志叵测,狡诈反复,终不悔祸,依旧鸱张,复敢纠结党徒,勒派民资,裹胁乡愚,逼代筑寨挖濠,私铸枪炮。遇见兵弁,辄即截缚,肆意猖獗,势将滋蔓,尤恐焚劫教堂,构生衅端。上月因檄飭正定镇董履高、署大名镇郑国俊、记名总兵郑才盛、大名

道庞鸿书、顺德府知府如松等，酌带队伍，会往弹压，设法缉拿首犯景廷宾，以遏乱萌。并一面出示晓谕，分遣绅士前往劝解，冀该犯慑于声威，或将闻风溃散，徐图线捕。詎该犯语益狂悖，逆迹昭彰，仍集党会操，枪炮隆隆，声闻数里。后散帖号召，指官军为贼兵，狡狂情形，势难理喻。该总兵董履高、郑国俊、郑才盛等，于正月二十四日，会合各营，开往东召村附近处暂扎，仍望其知惧敛迹，而景廷宾竟督其党羽，四出迎抄，官军几为所乘，至阵亡弁勇四人，受伤四十五人之多。董履高等督率各队，奋力抵御，匪党始退入村寨，仍负固施放枪炮，倍形凶悍。经该镇等挑（选）精壮，肉薄登堞，奋获大炮四尊，抬枪、火枪七十三杆，刀矛旗帜多件，相持良久，匪徒始各逃窜。当官兵登堞时，预空西面，纵令老弱逃避。该匪党搀杂纷逸，官兵亦未便穷追，致多株累。景廷宾一犯，查无踪迹，未卜存亡。计格杀阵毙悍匪一百余人，生擒六七十人。先后据该镇道府县等禀报前来。

臣查该犯景廷宾藉端抗粮，纠众煽乱，私造枪炮，击伤官军，实属形同叛逆。已批飭该镇道等查明该犯实在下落，勒限缉拿，务获严惩。其党羽胁从，未必皆甘心为匪，一面檄委候补道晏振恪、准补顺德府知府梁丹铭，驰往广宗县，督同印委各员，分别抚辑。并将生擒各犯逐一讯明，择其凶悍者酌量惩办，胁从者悉予保释，以儆凶暴而安良民。

所有武举聚众煽乱，当经镇道各员缉办情形，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十日奉朱批：着即查明该犯下落，分别办理。钦此。

（军机处录副奏折）

2. 着袁世凯迅即添派营队将景廷宾擒获事上谕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1902年5月4日）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